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报 刊

(上 编)

北京大学中文系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报 刊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目 录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摘录）……	（ 1 ）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1842年11月30日）（摘录）……	（ 6 ）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摘录）……	（ 8 ）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摘录）……	（ 19 ）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1843年1月25日）（摘录）……	（ 24 ）
马克思致卢格（1843年9月）……	（ 26 ）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 31 ）
马克思：声明……	（ 34 ）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摘录）……	（ 35 ）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 37 ）
马克思：给《黎明报》编辑的信……	（ 48 ）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	（ 50 ）
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1月29日）（摘录）……	（ 52 ）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摘录）…	（ 53 ）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4月3日）（摘录）……	（ 57 ）
马克思：《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 59 ）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出版启事……	（ 64 ）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1年6月19日) (摘录)	(66)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1年6月27日) (摘录)	(71)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 (摘录)	(72)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6月11日) (摘录)	(7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8年11月12日) (摘录)	(7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9年3月28日) (摘录)	(7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79)
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86)
马克思、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的声明		(95)
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 原因的声明		(98)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7年11月8日和20日) (摘录)	(104)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7年12月12日) (摘录)	(10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 序言		(107)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		(112)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1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摘录）	……	（116）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1877年4月11日）（摘录）	……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7月18日）（摘录）	……	（12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24日）（摘录）	……	（121）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1877年10月23日）（摘录）	……	（123）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8月4日）	……	（124）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 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	（12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79年11月14日）（摘录）	……	（148）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蒲·贝克尔		
（1880年4月1日）（摘录）	……	（150）
马克思：工人调查表	……	（15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1年3月12日）（摘录）	……	（16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1年4月14日）（摘录）	……	（16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1年10月25日）（摘录）	……	（164）
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	……	（16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3年1月18日）（摘录）	……	（169）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	（171）

- 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184）
-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摘录）**…（186）
-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89年12月9日）（摘录）……………（191）
-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92）
-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96）
-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90年10月7日）（摘录）……………（203）
- 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摘录）**……………（205）
-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891年2月10日）（摘录）……………（206）
-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91年2月23日）（摘录）……………（207）
-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摘录）**……………（212）
-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91年10月14日）（摘录）……………（214）
-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
（1892年2月19日）（摘录）……………（217）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2年3月16日）（摘录）……………（218）
-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1892年5月27日）（摘录）……………（219）

恩格斯致沙尔·博尼埃	
(1892年10月中)(摘录)	(22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2年12月3日)(摘录)	(22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892年12月4日)(摘录)	(225)
恩格斯：就《工人报》改为日报	
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	(227)
附 录	
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重要事件年表	(229)
马、恩、列、斯论报刊(上编)内容分类索引(供参考) ..	(257)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¹ (摘录)

马 克 思

……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在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

……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检查令。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二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使作家遭受无理的限制，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特征：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这两个规定所指的不是探讨的内容，而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使探讨脱离了真理，并迫使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某种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既然探讨老是去注意法律赋予挑剔权的第三种因素，难道它不会失去真理吗？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事物的本质了吗？

真理象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Verum index sui et falsi*〔真理是它自己和

虚伪的试金石〕²。那末，对虚伪谦逊吗？

……

其次，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天才的谦逊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的特征。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

严肃和谦逊！这是多么不固定、多么相对的概念呵！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命运不得不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给检查官指定一种脾气和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样，都是错误的。要是你们想在自己的美学批评中表现得彻底，那就得禁止过分严肃和过分谦逊地去探讨真理，因为过分的严肃就是最大的滑稽，过分的谦逊就是最辛辣的讽刺。

……

有这样一种法律：哪里还存在出版自由，它就剥夺这种自由，哪里应当实行出版自由，它就通过书报检查使这种自由变成多余的东西，——这样的法律不能认为是有利于出版物的。……

……检查令还作了如下的解释：

“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

……

检查令陷入了多么令人惊奇的矛盾！只有那种不彻底的攻击才是轻佻的，——这种攻击只针对现象的个别方面，由于它本身不够深刻和严肃因而不能涉及事物的本质；正是对

个别事物、而且仅仅对个别事物的攻击，才是轻佻的。……

“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多深长的“或者”呵!)³整个阶级的思想方式的作品，使用**党派的绰号**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表。”可见，划分等级、攻击整个阶级和使用党派的绰号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人为了要使一切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存在的，他就必须象亚当那样给它们都起个名称，党派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因为：

正如萨萨弗拉斯医生所说的，
为了能医好每一种疾病，
我们首先就得给它起一个名称。

以上这一切都属于**人身攻击**。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触及个别人是不许可的；同样，触及阶级、一般的东西和法人也都是不许可的。国家不愿意容忍（这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可是，通过“或者”这两个不显眼的字，一般的东西也就变成了个人的东西。通过“或者”引来了一般的东西，而通过一个小小的“和”字，我们又终于看到：原来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的东西。但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

……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的，在批准新的定期出版物和新的编辑时就非常谨慎，使日报仅仅由完满无缺的人去办理，这些人的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性是他们的意图严正、思想方式忠诚的保证。”

……

品性这样紧跟着地位，看来它好象就是从地位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现在就从地位谈起。地位被紧紧地夹在学术才能和品性之间，使你不能不开始怀疑这种做法的意图是否纯洁。

学术才能是总的要求，这是多么的自由主义呵！地位是个别的要求，这是多么的非自由主义呵！把学术才能同地位拉在一起，这又是多么虚伪的自由主义呵！既然学术才能和品性都是极其不确定的东西，相反的，地位倒是一种极其确定的东西；那末，根据必然的逻辑规律，不确定的东西要依赖确定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呢？……因为地位在疑难的情况下是决定性的标准，所以它也就是绝对决定性的标准。

……

……由此可见，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善良意志都被看做甚至对最简单的事物也是无能为力的东西，但对于官员们来说，却连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可能的。

……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

写于1842年1月15日到2月10日

载于1843年《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7、8、10、12—13、20—21、23、25—26、29—30、31页

注 释

1.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卡尔·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他的政治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他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运动非常高涨，所以本文所谈到的问题，即普鲁士的出版状况问题，在当时显得特别尖锐。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在表面上表示不赞成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限制，实际上不仅保存了反动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更加强了这种制度。

马克思这篇揭露新检查令虚伪自由主义的文章，没有在德国发表。这篇文章是在1842年1月15日至2月10日间写成的，但直到1843年2月才在瑞士发表，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

1851年，海·贝克尔开始在科伦出版卡尔·马克思文集，马克思把《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一篇文章作为该文集的第一篇。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查禁，这一版本在第一版出版后即被禁止发行。

2. 斯宾诺莎《伦理学》。
3.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¹（摘录）

德 勒 斯 顿

〔1842年〕11月30日于科伦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²有关的“纠纷”。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³常常几乎不能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⁴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在鲁滕堡⁵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性和才能，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因此，把“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的几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去掉，就成了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
（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态度。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

地说出了对他们的作品的缺点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末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象那种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的小孩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4—436页

注 释

1. 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伦，并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
2. “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

·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

3. 指《莱茵报》
4. 梅因·爱德华（1812—1870）——德国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5. 鲁滕堡，阿道夫（1808—1869）——德国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为《莱茵报》编辑部成员，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¹（摘录）

马 克 思

《莱比锡总汇报》在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

科伦12月31日。德国的报刊在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国家各省被封这一事实，足以打破轻信者对行将来临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扬扬自得的幻想。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被迫停刊的，这就告

诉我们不要再想**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的内部问题了。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谁也不会否认它。

加在《莱比锡总汇报》头上的主要罪状大约如下：

“该报只报道一些传闻，后来发现这些传闻至少有一半是捏造的。此外，该报不满足于断定事实，而且还要追根究底。尽管该报的见解有时是错误的，但它总是十分自以为是地而且往往带着恶毒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轻浮、‘不谦逊’、‘幼稚’乃是该报全部行为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有根有据的，那末，试问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呢？问题是关于仅仅**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其存在的初期都表现出德国报刊的那些特征，而每一种报刊也都受到德国报刊曾经受到的那些指摘。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象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这种方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报刊的敌人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不断向年轻“报刊”发出的种种责难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说道，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刊所执行的方针多么坚定、彻底和明确。这些报刊在生活中有着牢固的支柱，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完全成熟了的**社会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 and 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可见，他们忽而责备报刊**没有政党**，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创立政党的愿望**。显然，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也就没有**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自觉了的人民精神的政治思想那样成熟、定形和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性不象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而事件却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叙述**。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纵令年轻的报刊每天都在戕害自己，纵令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才得知自己的情况。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